

★★★★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



生者与死者

[苏] 康·西蒙诺夫 著
王 灏 李如钰 译



Живые и мертвые


东方出版社

★★★★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



生者与死者

[苏] 康·西蒙诺夫 著
王 灏 李如钰 译



Живые и мертвые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安 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者与死者/[苏]康·西蒙诺夫著 王 灏 李如钰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4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ISBN 7-5060-2189-7

I. 生… II. ①西… ②王… ③李…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7297 号

图字:01-2005-1796 号

生 者 与 死 者

SHENGZHE YU SIZHE

[苏]康·西蒙诺夫 著 王 灏 李如钰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8.5

字数:4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60-2189-7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经 60 年了。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受害国、参与国和胜利国之一，我国人民和军队为抗击法西斯主义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终取得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为了记录人类历史上的这场巨大灾难，再现先烈们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而谱写的英勇诗篇，纪念这场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胜利，我们精选出了反映正义之师英勇抵抗并最终打败法西斯分子的战争小说，编辑成这套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丛书，以此表达我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纪念，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军队做出的牺牲和取得的胜利的崇高敬意。

丛书第一辑有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和他的另一部长篇《日日夜夜》，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和《一个人的遭遇》，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曾获得“苏联英雄”和“俄罗斯英雄”称号的著名独臂飞行员伊·安·列昂诺夫的自传《独臂长空》，以及讲述在中国流传甚广的女英雄卓娅故事的《丹娘——一个游击队女英雄的故事》。这些书从不同侧面记录和表现了俄苏人民和军队前赴后继、顽强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真实和精神风貌，成为反映战争真实、激励后人顽强战胜各种困难的宝贵文献或艺术珍品。希望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读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

2005 年 3 月

目
录生
者
与
死
者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0
第 三 章	70
第 四 章	98
第 五 章	116
第 六 章	143
第 七 章	178
第 八 章	211
第 九 章	231
第 十 章	266
第 十 一 章	301
第 十 二 章	320
第 十 三 章	356

第十四章	393
第十五章	433
第十六章	465
第十七章	506
第十八章	531
第十九章	551
译后记	581



第一章

战争的第一天让辛佐夫一家，如同其他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感到措手不及。似乎大家都在等待着战争，可是在最后一刻战争仍像一场突来的雪压到了人们的头上。显然，想提前让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这样大的不幸是根本不可能的。

战争开始的消息，辛佐夫和玛莎是在辛菲罗波尔的一个酷热的站前小广场上听说的。他们两人刚下火车就站在一辆老式的“林肯”牌敞篷车跟前等着可以搭伴的人一起去古尔祖夫的军人疗养所。

他俩正和司机聊着市场上是否还有水果和西红柿的事，突如其来的广播给他们的闲谈画上了句号，广播嘶哑的声音响遍整个广场：战争开始了。生活一下子被肢解为两个没有联系的部分：一部分是一分钟之前，那是战前；一部分就是现在。

辛佐夫和玛莎提着皮箱走到最近的那个长椅旁。玛莎坐了下来，双手捧着头，动也不动地就好像没有感觉一样；而辛佐夫甚至问都没问她一声，就到军运指挥员那里办理第一班列车的乘车手续。现在他们要重新踏上归程，从辛菲罗波尔回到格罗德诺。在这一年半里辛佐夫一直是格罗德诺的军报编辑部的秘书。

战争本身已经够不幸的了，而对于他们的家庭而言又要添上自己的特殊的不幸。政治指导员辛佐夫和妻子在距战地一千俄里之外的这里，而在辛菲罗波尔，他们一岁的女儿则留在了那儿，在格罗德诺，与战场近在咫尺。女儿在那里，而他们在这里，可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帮助他们飞越四个昼夜的车程，回到女儿的身边。

辛佐夫一边排着队准备见军运指挥员，一面尝试着想像格罗德



诺正发生着什么。“太近了，离边境太近了！再加上空军，最主要的就是空军……对，孩子们很快就会从那些地方转移出来的。”他抓住了这个想法，在他看来，这可以安慰玛莎。

他回到玛莎身边，想要告诉她一切都已办妥：午夜12点他们就可以坐火车回去了。玛莎抬起头看着他，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办好什么了？”

“我是说车票的事情已经办好了。”辛佐夫又说了一遍。

“好。”玛莎无精打采地应了一声，又把头埋在手心里。

她不能够原谅自己丢下了女儿。为了能让她和辛佐夫一道来疗养所，母亲特意赶到格罗德诺，费了很多口舌之后，玛莎才答应下来。辛佐夫也动员她一起来，在他们走的那一天，当她抬起头看着辛佐夫的眼睛说：“嗯，我们还是不去了吧？”他甚至生气了。要是当初不听他们的话，那她此时就还在格罗德诺呢。想到自己在那里，她并不害怕，让她害怕的是她不在。想到留在格罗德诺的孩子，她的心中有一种负罪感，这使她根本顾及不到丈夫。

天性直率的她忽然对丈夫说出了这一切。

“顾及我干吗。”辛佐夫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根本无法平静下来，当丈夫用这些不着边际、毫无意义的话来安慰她的时候，玛莎终于按捺不住了。

“别说废话！”她说，“什么叫一切都会好，你知道什么？”她气得连嘴唇都哆嗦起来。“我当初根本就没有权利离开！你知道的：我没有权利！”她重复着，攥紧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膝盖。

上了火车以后，玛莎沉默不语，不再责备自己了，无论辛佐夫问她什么，她只会用“是的”和“不是”回答。到达莫斯科之前，



玛莎几乎一路上都那么机械地待着：喝茶，默默地望着窗外，然后在自己的上铺躺下，冲着墙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

四围的人都在谈论着一件事——战争，而玛莎好像连这也没有听到似的。

火车已经到达莫斯科市郊的谢尔普霍夫站，车刚停下来，玛莎就在沉默了很长时间以后第一次对辛佐夫说：

“咱们出去，走一走……”

他们走出车厢，玛莎挽住丈夫的胳膊。

“要知道，我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从一开始就几乎顾不到你：我们找到塔尼亚之后，就把她和妈妈送走，而我会留在部队和你在一起。”

“决定了？”

“嗯。”

“要是不得不改主意呢？”

她默默地摇了摇头。

辛佐夫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她说——如何找到塔尼亚和不去部队，是两个问题，应当分开……

“我不会把她们分开的！”玛莎打断他的话。

但辛佐夫还是坚持向她解释，如果他去自己的服役地格罗德诺，而她留在莫斯科，这将是更明智的决定。如果格罗德诺城里的人家已经撤出（这大概已经完成了），玛莎的母亲和塔尼亚一定会想办法到莫斯科来，回到自己家里。那么对于玛莎而言，即使为了不和她们在路上错过，最明智的选择也是留在莫斯科等她们。

“说不定，她们现在已经在那里了，咱们从辛菲罗波尔出发的时候，她们已经从格罗德诺动身了。”

玛莎不相信地看了辛佐夫一眼，又不吭声了，于是他们便在沉



默中坐车来到莫斯科。

他们来到乌萨切夫卡街上属于玛莎他们一家的老宅院里，不久前，在去辛菲罗波尔的路上他们还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两个日夜。

没人从格罗德诺来。辛佐夫指望能有电报来，可连电报也没有。

“我马上去火车站，”辛佐夫说。“说不定还能弄到票，我要坐晚上的车走，你在这试着打打电话，说不定哪次就打通了。”

他从军便服的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撕下了一页，给玛莎写上格罗德诺编辑部的电话。

“等等，再坐一会儿，”她留住了丈夫。“我知道，你不同意我去，可我还是要问到底怎样才能去？”

辛佐夫说她不应该去，除了说过的，他又加上了一条新的理由：如果现在也让她去格罗德诺，在那里又招她入伍（这一点他表示怀疑），难道她不明白，这只会让他背上双重的负担。

玛莎听着他的话，脸色越来越白。

“你怎么就明白不了了呢，”她忽然喊了出来，“你怎么就不明白我也是个人啊？！你怎么就不明白，你在哪里，我就想在哪里呢？为什么你只想到自己呢？”

“什么叫‘只想到自己’？”辛佐夫惊愕地问道。

但是她什么也没回答，伤心地痛哭起来；而哭过之后，她认真地提醒丈夫去火车站买票，否则就迟了。

“也给我买一张，答应吗？”

她的固执惹恼了辛佐夫，他最终无法怜惜她了，断然地说，任何非军事人员，尤其是妇女被禁止乘坐开往格罗德诺的火车，因为昨天已经报道过格罗德诺方面的情况，眼下，应当冷静地看待问



题了。

“好，”玛莎说，“如果不让坐，那么他们是不会让坐的，但是你努力一下啊！我相信你。行吗？”

“行。”他愁眉不展地同意了。

这个“行”字有很深的意义。他从来没有失信过她。如果她被准许上车的话，他就要带上她。

一小时之后，他如释重负地从车站给她挂了电话，告诉她，自己可以乘坐晚上11点钟开往明斯克的火车（已经没有直达格罗德诺的火车了），同时，军运指挥员说，除了军人，任何人员不得乘坐开往该方向的列车。

玛莎什么也没回答。

“为什么不说话？”他对着话筒喊了起来。

“没什么，刚才我试着给格罗德诺挂电话，他们说暂时断线。”

“你先把我的所有衣物都收拾到一个箱子里。”

“好，这就去收拾。”

“我现在去政治部试试看，也许，编辑部已经迁移了，先打听着吧。大概再过两个钟头我就回去，别难受。”

“我不难受。”她首先挂断了电话，声音中透着漠然的情绪。

玛莎规整着辛佐夫的物品，脑海中不停地想着同一件事情：她怎么能离开格罗德诺，把女儿留在那里呢？她没有向辛佐夫说假话，她事实上真的没有办法把两件事截然地分开，她想着女儿，也考虑着自己；要找到女儿，把她送到这儿，自己也要一直留在丈夫的身边，留在战场上。

怎么走呢？该如何安排呢？在最后一刻，已经把辛佐夫的箱子关上的时候，她忽然记起，在什么地方有一张纸条，那上面记着她哥哥的一个战友的办公电话，她哥哥曾经和这个人一起在哈拉哈河



服过役，这人就是波雷宁上校。凑巧的是，他们在去辛菲罗波尔途中顺道在此停留的时候，这个波雷宁突然挂来电话说，他刚从赤塔飞来，在那里见到了玛莎的哥哥巴维尔，答应向他母亲汇报一下他的状况。

那时候，玛莎对波雷宁说，她母亲塔吉亚娜·斯捷潘诺夫娜正在格罗德诺，并记下了他的办公电话，等母亲回来后，给他往航空检查总局挂电话。可是它在哪儿，电话号码在哪儿呢？她迫不及待地去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并按号码拨通了电话。

“我是波雷宁上校！”电话那边的人很气愤。

“您好！我是阿尔捷米耶夫的妹妹。我需要见您。”

可是波雷宁甚至没能马上搞清楚她是谁，她想干什么。后来，他终于弄明白是谁挂来的电话，在长时间冷淡的停顿之后说道，如果时间不长，那么可以，让她一个小时后再来，到时他会去门口。

玛莎自己也不清楚这个波雷宁怎么才能帮上她忙，但整整一小时后她还是出现在这栋高大的军事机关的大楼入口处。她似乎依稀记得波雷宁的样子，但在身边来往的人群中她并没找到这个人。忽然，门开了，朝她这儿走来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士。

“您找波雷宁上校吗？”他问玛莎，并抱歉地解释说，上校同志被叫到人民委员部去了，是十分钟前走的，让她等一下。最好在电车道那边的小公园里等候，等上校一回来，就派人来叫她。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玛莎想起来，辛佐夫应该马上就要回家了。

中士只是耸了耸肩膀。

玛莎已经等了两个小时，就在她决定不再等下去，穿过了电车道要跳上电车的时候，迎面驶来一辆“爱姆卡”小汽车，车停住后，弯身下车的正是波雷宁。玛莎认出了他，虽然那俊朗的脸庞变



得很厉害，衰老了很多，也显得更愁闷了。

能感觉到，他在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

“请您不要见怪，咱们就在这里聊吧，我那边已经聚了很多人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玛莎尽可能简短地说明了来意，她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想请他帮忙。他们并排站在人群拥挤的电车站上，不断有行人的肩膀撞到他们。

“好吧，”听完她的话，波雷宁说：“我想，您丈夫是对的，因为现在正尽可能地从那些地方疏散家属，这其中也有我们空军的家属。如果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消息的话，我会挂电话的。而您现在还不适宜乘车去那个地方。”

“不管怎样，还是恳请您帮忙！”玛莎固执地说。

波雷宁气愤地把双手叉在胸前。

“听啊，您请求了些什么，您要钻到什么地方去，怨我言语冒犯！现在格罗德诺一带乱得简直就像一锅粥，您能了解这点吗？”

“不。”

“可您不能了解，那就听听那些了解情况人的话吧！”

他突然醒悟过来，本想劝她不要做蠢事，可是不小心说出了格罗德诺一带混乱的现状，这些话是不该说的，因为那里有她的女儿和母亲。

“总之，那里的情况早晚会弄清楚的，”他并不高明地更正说。“家属的疏散工作一定会做好。如果打听到什么消息，无论消息多小，我也会给您挂电话！好吗？”

他非常着急，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情绪。

辛佐夫回到家里后没有遇到玛莎，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哪怕留一张纸条也好啊！他感到玛莎在电话中的声音不同寻常，可是



在这样一个日子，在他要离开的日子，她肯定不会和他吵嘴。

在政治部里，除了他自己已经知道的，别人就没再向他说什么新的东西：格罗德诺地区正在战斗，至于他的军报编辑部是否迁了地方，要到明天在明斯克才能通知他。

一直到现在，内心中无法排解的对女儿的焦虑，和玛莎所处的惘然若失的状态使得辛佐夫忘记了自己。可是此刻他想到了自己，开始害怕了，想到了这是一场战争，正是他，而不是别人，今天就要去那里，在那里自己可能会被打死。

他刚想到这里，长途电话的铃声就断断续续地响了起来。他跑了过去，穿过房间，抓起座机上的话筒，可电话不是从格罗德诺，而是从赤塔打来的。

“谁呀，妈妈吗？”透过嗡嗡的嘈杂声依稀传来了阿尔捷米耶夫异常遥远的声音。

“不，是我，辛佐夫。”

“我以为，你已经去参加战斗了呢。”

“今天就去。”

“你家里人在哪儿，妈妈呢？”

辛佐夫把发生过的事情复述了一遍。

“是啊，你们的事情很让人忧虑！”在6000俄里外的电波另一端，阿尔捷米耶夫沙哑的声音勉强才能听到。“至少，不要让玛莎到那里去。真是鬼把我弄到外贝加尔来了！竟然束手无策！”

“我要掐线啦，掐线啦！你们的通话时间已经结束！”女接线员像啄木鸟一样一遍遍地提醒着，话筒里所有的声音，说话声，嗡嗡声，转瞬之间就全部消失了，归于一片沉寂。

玛莎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了进来，辛佐夫没有立刻问她去了哪里，只是等着她说些什么，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就要离开家



了，还剩下整整一个钟头。

她截住了辛佐夫的视线，感到这目光中的责备，便直勾勾地望着他的脸。

“别怪我！我去和人商量看有没有办法和你一起走。”

“那么，有什么好建议给你吗？”

“说是暂时还不可以。”

“唉，玛莎，玛莎！”辛佐夫对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她什么都没回答，努力控制住自己，强噙着战栗的声音。最后她成功了，在分别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里，看上去，她几乎心如止水。

火车站上，医院里的那些常用灯在这里经过了伪装发出淡蓝色的光，丈夫的脸在这灯光里显得病弱而忧郁；她想起波雷宁的话：“现在格罗德诺一带乱得简直就像一锅粥！……”想到这，她不禁打了个寒战，猛然间紧紧地向辛佐夫身上的军大衣挤了过去。

“怎么，哭了吗？”辛佐夫问。

她并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难受，她紧紧地依在丈夫怀里，就像其他女人哭的时候所表现的那样。

由于人们还没有习惯于战时状态和灯火管制，夜里，拥挤、混乱便成了整个车站的主宰。

辛佐夫从谁那里都打听不到他要乘坐的那辆开往明斯克的火车到底什么时候发车。起先有人对他说，车已经开走了，后来又听说要到黎明前才发车，而紧跟着有人突然喊了起来，开往明斯克的火车五分钟后发车。

不知为什么，送行的人被禁止登上月台，于是几个入口处忽然出现了拥塞的情况，玛莎和辛佐夫被人群从四面八方紧紧地挤住，就在这拥挤的人群中他们俩甚至来不及再最后拥抱一下。一手搂着



玛莎，一手提着皮箱，辛佐夫在最后一刻才难以割舍地将玛莎的脸颊紧紧地贴在自己胸前交叉的皮带扣环上，然后匆匆地转身离去，消失在车站入口的人群中。

这时，玛莎绕着车站跑了过去，最后跑到了一个两人高的栅栏前，栅栏把月台与站内的院子隔开了。她已经不再指望能看见辛佐夫，只想亲眼看到载着丈夫的火车离开站台的那一刻。她在栅栏旁站了半个小时，但火车还是没有开动。突然，她在黑暗之中分辨出了辛佐夫，他正从一个车厢钻出向另一个车厢走去。

“万尼亚！”^① 玛莎喊了起来，但是他没听见，也没回身。

“万尼亚！”玛莎更响亮地喊了一次，她紧紧地抓住栅栏。

他听到了喊声，惊讶地转过身来，无措地向四周张望了好几秒钟，可只是在她喊了三次以后，他才朝栅栏跑了过来。

“你，还没走，火车到底什么时候开，大概，不会马上开吧？”

“不知道，”他说，“总是在说马上就要开了。”

他放下皮箱，伸出双手，玛莎也把手穿过栅栏递了过去，他亲吻着玛莎的双手，然后攥紧在手里，他们站在那里，他一直这么攥着，一放不放的攥着。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火车还没有开。

“也许，你先去找个座位，把东西放下，然后再出来？”玛莎忽然意识到，便说。

“咳……”辛佐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仍旧没有松开她的双手。“我坐在踏板上！”

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这越来越逼近的分别上，根本意识不到周围的人，他们想用一些家常话来减轻分别的痛苦，用一些和平时期的

^① 辛佐夫是姓，万尼亚是他的名字伊万的小名。



家常话，而那和平在三天前已不复存在了。

“我相信，咱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愿上帝保佑吧！”

“也许，在那边的车站上我说不定会遇到她们：我往那边去，而她们往这边来！”

“唉，要是能这样该多好啊！”

“我一到，就马上给你写信。”

“那时你顾不上我的，只要拍个电报来就好了。”

“不，我一定要写。你就等着我的信吧……”

“那还用说吗？”

“可是你也要给我写，好吗？”

“一定！”

他们两人到现在也没有明白，辛佐夫去参加的这场战争，在进行到第四个昼夜的时候，真实的情况到底怎样。他们还无法想像，这些，几乎就是这些他们所说的东西已经很长时间，也许，甚至永远不会再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信件、电报、重逢……

“走啦！要走的人，快上车！”有人在辛佐夫的背后喊了起来。

辛佐夫最后一次攥紧玛莎的手，然后提起箱子，一边把军用挎包的皮带缠在拳头上，一边走向身旁已经缓缓驶动的火车，一步跳上踏板。

在他身后，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跳了上来，终于把辛佐夫从玛莎的视线里遮去了。她在远处有时觉得辛佐夫在向她挥动军帽，一会儿又觉得挥动军帽的是别人的手，再后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其他的车厢也掠过去了，其他人在向谁叫喊着什么，而她一个人站在那儿，把脸紧贴在栅栏上，忽然胸口感到一阵冰凉，于是连忙把外套扣好。

